

【真情】

别离之重

□刘树元

过完这个年，娘已经88岁了。她已经白发如雪，佝偻的腰身如同古老的石头拱桥。但在我心里，她永远是那位坚定、强大而温厚的母亲。

大年初二年味正浓，鞭炮的碎屑还在院中随风飘卷，到家没两天的我就要启程返回省城。娘赶忙起身，呼唤着家里人把门口备好的东西给我往车上装。“低徊愧人子”，不能堂前尽孝的我再度红了眼眶，娘见状忙不迭地道：“我没事，你放心走就行。”

娘一直如此，很多事都被她埋进心底。在家的哥嫂偷偷跟我说，年前听到我腊月二十八能到家，一向早睡晚起的娘当天早早便起来忙活。“你回来咱娘是真欢喜，往常上午9点过来还不见开门，今天不到7点就听到‘咣咣’剁东西的声音。”在家帮娘打扫卫生，收拾东西，娘也闲不住，和我们一块准备过节的饭菜，一会儿提出一兜土鸡蛋让我走时带着，一会儿又拿出一瓶自家芝麻压榨的香油，叮嘱我别忘记带给楼上的邻居。晚上陪娘睡在一张床上，听娘拉拉张家长李家短，年前村里谁谁又去世了，谁谁家又添了一个孩子，她谈话的兴致一直很高。当听我说因为单位值班，初二就要回省城时，娘突然顿了顿，然后缓缓地地道：“走走走吧，公家的事不能误。”

“公家的事不能误。”这话最早出自爹的口，后逐渐为全家人铭记，成了“家训”。虽说得朴实浅显，却也透着一股穿透岁月的庄重。我家在鲁北农村，爹娘是普通农民，但颇有见识。我兄弟姊妹五个，大哥结婚后分家单过，两个姐姐先后出嫁，早年的日子颇为清苦，但爹娘依然想方设法供养我和弟弟上学。当时村里人思想保守，有人爱说风凉话，说爹娘想让孩子考大学属于异想天开，他们也多是一笑置之，只是从心里头坚信，多上点学总是没有坏处的。而我和弟弟也确实没有辜负爹娘的辛苦，先后考上大学。我成了全村史上第一个大学生，后又考录到省里的机关工作，这也被爹娘视作家里最大的荣光。

前些年，辛劳了一辈子的爹因病离世，我知道年事已高的娘一定更盼着我多回去陪她一阵。可因为工作需要，经常分身乏术，而家里人的支持宽容就成了一种难得的慰藉。我家是个大家族，长辈亲戚比较多，在家几天挨家挨户看望。“哪天回来的？”“今年能多呆几天吗？”一声声问候中，得知我初二就要返回省城，大家也都表示理解。因病行动不便的小叔按着桌角慢慢站起身，深情地说道：“工作的事要紧，你爹要多活着，看到你忙工作也一定很高兴。”年近80岁的小姨和小姨夫关心时事，平时喜欢在电视里看新闻，若在镜头里偶尔见到我的身影，总是兴奋地给我娘打电话说上半天。这次见到我，小姨和小姨夫特别亲热，拉着我的手说个不停。送我离开时，小姨夫感慨地道：“你一步步地把工作干好不容易，要好好珍惜。还是你爹那句话，啥时候公家的事都不能误。”

车轮缓缓启动，娘与家人们的身影在反光镜里渐渐远去，成为一个个光点。家乡渐远，惜别之情长久地笼罩在我的归途之中。而那句“公家的事不能误”越发清晰，这是父辈和家人们朴素情怀的表达，也早已成为我为人处世的信条。这句别离时的嘱托如山之重，让我多年来的前行之路走得无比踏实，无比有底气。



【浮生】

走到春暖花开

□雪樱

她闯入我的眼帘，是在短视频中。她带着年幼的儿子，雪天跑外卖途中，被一辆私家车撞倒在地，车主赔偿了200元，她坦率地说“受之有愧，一天也赚不了200元”，拍拍身上的灰尘，继续送外卖。在这座包容的城市里，她的故事经过报道很快登上热搜：离婚后，独自抚养两个孩子，老大上学，他们在骑手公寓里安了家。平日里她开直播，总是面带笑容，但她没有说出的曲折心路，更令我心生敬意。

她进入我的视线，是因一篇长推文。45岁，女建筑师，从业二十多年，前年辞职后打零工，父母衰老，孩子读高中，都离不开她的陪伴。她在包子店里打豆浆，在面馆做钟点工，业余时间也会拍视频、开直播，记录生活的点滴。她性格要强，无论做什么都追求优秀，现在也是这样。“人生可能跟我之前想的不一样，不是只有成功一种活法。”她说。她的重启生活，使我陷入思考。

她们，让我想到自己。轮椅上的我，是低音的，是渺小的，生活中的磕磕碰碰难免遇见。起初，我也有过“假如……就不会这样”的想法，可是，现实面前只有结果，必须勇敢直面。伴随年龄的增长，我愈发感受到温柔的力量，柔中有韧性，温中见持守，拥有把一切重新组合的魄力，也兼具推翻重来的勇气。温和地坚持，亮明立场；温柔地讲述，简洁如诗；温存地待人处事，把他人当成自己，所有境遇皆是生命的礼物。

在日常琐屑中，也能看见微光。经常想起萧红，不是我爱读她，而是她活在人群中

间，在菜市场，在地铁站，在小旅店，她用生命照亮了我。萧红的书写，我称作“萧红时间”，不受任何理性套嵌，她自己开辟独属空间，以不受拘束的空间完成时间的位移。面对他人的评价，萧红没有否定自我，也没有质疑自己，她的完整人格乃是最后的盾牌，“有人认为我的小说不行，无非是因为我没有按照他们的想法来写。但我不相信这一套，有各式各样的作者，有各式各样的小说。所以，我写下了《呼兰河传》。”她唯一的应对方式就是，写下去，不回头。一个人太年轻，是很难读懂萧红的。在她眼中，万物生灵从来不是整齐划一的规制样态，各有各的惊艳：花朵如酱油碟那么大，菜园里的小孩像一颗大型的菌类，王婆的头发像成熟的玉米缨穗……这些比喻自带平视的角度，使人于万物站在同一位置上，她看到了更广大、更深邃的种种有情。

生命只有一次，来到这个世界一遭，就要把内心的坦荡与光芒带向各个角落，就要活出自己的璀璨光华与独特价值。身为作家，手握的笔就有了光晕，有了力量，时而化作利剑，时而幻作魔毯，更多时候，它是暗夜里的拐杖，伴我一路向前，看见低处的飞翔，也收获精神的明亮。

父亲去世多年后，我才“血脉觉醒”：当初给我起的名字，原来寓意美丽的意思。如果不能成为什么，那么就站成一棵树的笔直；如果无法改变什么，那么就一直昂起头颅；如果无法挽留什么，那么就埋头赶路吧，一直走到春暖花开。

(作者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、中国散文学会会员)

【世相】

彼此青春的收藏家

□窗外风

几年前，我加了一位中学同学的微信，闲聊时，他忽然说，他至今还记得我站起来读课文的情景，他说我的声音清脆好听，是当时班里最好听的声音，连我读的那篇课文他都记得清清楚楚，并且在微信上把我读的那篇课文一字不差地说了出来。

他说的这些，让我既惊讶又感叹。惊讶的是，岁月长河里，多少事都被冲刷得模糊不清，他却连我读过哪篇课文都未曾忘却。感叹的是，我脑子里一片茫然，只记得当时我是从外地转学才和他成了同学，那时候的这所乡村中学，连老师都不讲普通话，何况是学生呢？于是，从外地转学去的我，一口不标准的普通话，竟然在他的记忆里成了最好听的声音。

其实我同他读书时只是普通同学，并没有过多交集，话都没说过几句，但我依然记得某个午后他歪头看着窗外若有所思的模样，沐浴在阳光里，仿佛镀上了一层淡淡的金色。我把记得的这些讲给他，他沉默了，许久之后说，只记得当年埋头苦读的枯燥日子，没想到会有人替他收藏着如此诗意的瞬间。

中学时并不熟悉的我们，就这样絮絮叨叨说了很多事，有的他记得，有的我记得，彼此交错的记忆渐渐拼凑出青春的轮廓，原来我们都曾经默默见证过彼此的年少时光。

前些日子偶遇一位女同事，刚参加工作的时候我俩在同一个办公室，她人很好，善良淳朴，我俩成了好朋友。后来因为工作调动就分开了。一晃多年未见，再见面时，彼此脸上都添了岁月的痕迹。我们站在路边说话，她忽然说：“你还记得吗？那年大年三十，我俩突发奇想打算去外地过年。”

她这么一说，我瞬间就想起来了，那是刚参加工作那一年，是大年三十的上午，单位提前放假，家远的同事早已离开，只剩我俩在办公室里无所事事，我心血来潮，说：“年年在家过年多没意思，要不咱们出去过年吧？”她眼睛一亮：“好啊！去哪儿？”我曾在北京读书，便提议去北京，来一场“说走就走的旅行”。

我们兴冲冲地收拾东西赶到火车站。那时还没有高铁，只有绿皮火车，且需提前购票。到售票窗口一问，票早已售罄。我俩面面相觑，窗外响着零星的鞭炮声，一股想家的情绪悄然涌上心头——在这万家团圆的时刻，还是回去吧。于是，我们又灰溜溜地各自回了家。

想起这一幕，我俩站在路边忍不住大笑起来，真是年少不识愁，一冲动就想奔赴天涯。她的眼里闪着光，我们都在彼此眼中看见了当年那个勇敢又莽撞的自己。

原来，青春从未真正消失，它只是散落在不同人的记忆里。那些我们以为早已遗忘的画面、声音与冲动，总有人在某个角落默默替你收藏。而年少时的朋友，就是彼此青春的收藏家——他们记得你的清澈、你的热烈，你所有不自知的闪光时刻。

当我们重逢，当往事被轻轻提起，记忆的匣子便又一次被打开。那里存着的，不仅是过去，更是被时光温柔打磨后，依然完整的你我。

(作者为山东省作协会员)

【读心】

笨拙的饺子

□袁成

年前，家里又添置了几件智能家电。扫地机在桌腿间迂回，空调嗡嗡地调节着室温，厨房里的蒸箱正按程序工作——一切妥帖而安静。

母亲从冰箱里取出早上和的面，父亲翻出那块用了二十年的榆木砧板。剁馅的声音响起来，“笃笃笃”，笨拙而响亮，像是某种古老的节拍。我放下手机走过去，自然地接过刀，继续剁。父亲调馅，母亲擀皮，我包——三个人的流水线，三十年没变过。

奇怪的是，家里那些聪明的机器此刻都沉默了。扫地机停在墙角，像在观望；空调的风声低下去；连那个能和人对话的音箱，也静静地只亮着一圈微光。它们似乎懂得，有些时刻不需要参与。

母亲的手上沾着面粉，把剂子按扁。她忽然说：“你小时候包饺子，总捏不紧，一下锅就散。”父亲笑：“现在也强不到哪儿去。”我低头看自己包的饺子，确实歪歪扭扭的，馅不是多就是少。但正是这种不均匀，让每个饺子都有了可辨认的记号——这一只胖的，是母亲包的；那只长的，是父亲包的；我这只站不稳的，得单独放。

这让我想起前些天和朋友的争论。他用AI生成了一首情诗，工整、押韵，意象丰富，

发给女友后，对方却沉默了。“为什么？”他困惑，“我确实花了一番心思去调整指令。”我不知道怎么解释。有些笨拙是无法替代的——就像手写的情书，字迹歪斜，涂改痕迹明显，甚至还有错别字，但正是这些“错误”，让字句活过来：落笔时的犹豫，激动时的颤抖，写到一半不知如何继续的停顿。

智能设备把我们的生活打磨得越来越光滑，温度永远适宜，地面一尘不染，照明可以随心情变换。但什么都对了，有时反而又感觉少了点什么。就像那些机器生成的文字，每个词都在它该在的位置，却唯独不在心里。

饺子出锅了。我夹起自己包的那只，果然露了馅，把汤染得油汪汪的。但味道还是那个味道，汤汁反而更浓了些。

收拾碗筷，洗碗机开始工作。我站在窗前，看外面的灯光，父亲坐在沙发上翻老黄历，母亲收拾剩下的面团。那些智能设备依旧安静地各司其职，像是这个家的背景音。而真正的主旋律，是砧板上的刀痕，是父亲手上的老茧，是母亲教我和面时，手上传来的温度。

或许这就是答案，聪明的东西负责让生活顺滑，而那些笨拙的东西负责让生活真实。就像包得笨拙的饺子露了馅，反而让汤更有滋味。